



玫瑰为你开放

雁 舒 著

上海老作家文丛 · 第二辑 ·

上海老作家文丛

· 第二辑 ·

雁 舒 著

玫瑰为你开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玫瑰为你开放/雁舒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 1
(上海老作家文丛)

ISBN 978-7-5321-4007-7

I. ①玫… II. ①雁…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6345 号

责任编辑: 陈先法

特邀编辑: 高彦杰

美术编辑: 王志伟

玫瑰为你开放

雁舒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2 字数 266,000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007-7/I · 3092 定价: 3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编辑说明

《上海老作家文丛》是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上海老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为了展示上海老作家在文学园地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的创作成果。

本辑为《上海老作家文丛》第二辑,共9种,包括方艾的《方艾影视剧选》、王智量的《一本书,几个人,几十年间》、圣野的《圣野短诗自选集》、田遨的《心痕与履痕》、叶元章的《静观流叶》、冯增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稿》、倪蕊琴的《俄国文学魅力》、雁舒的《玫瑰为你开放》、鲍世远的《戏水长流》(以姓氏笔划为序)。这9部作品都具备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理论以及文学回忆录等多种体裁。

上海市作家协会计划每年推出一辑《上海老作家文丛》。

上海市作家协会

2010年12月

目 录

玫瑰为你开放.....	1
云翳里的炽光	14
厨房狂想曲	25
无缝的缝隙	38
格子的故事	52
幸福生活像蝴蝶	65
试装	89
一束白光.....	104
这一切属于你.....	118
触电自负.....	131
门.....	143
鱼鳞.....	155
一条好汉.....	169
蜜的季节.....	180
玫瑰香水.....	194
不老会旋律.....	208
白色康乃馨.....	221
奇音.....	232
误差.....	246

幽兰阵阵香.....	256
彩排.....	270
白云朵朵.....	284
香香.....	297
花的原野.....	312
干枝梅.....	323

玫瑰为你开放

玫瑰走时，给她留下地址。

“欢迎您来做客！白天，我都在家……”

玫瑰抿着嘴，笑得含蓄。含蓄得她的心痒痒的，像那张二指宽的地址条在搔她的手心。要不是她和玫瑰有以前那么一些纠葛，她会拥搂玫瑰的。可现在，她只是微微地一笑。

“看您，仍是老样子！”

玫瑰很熟练地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她觉得有点头晕。玫瑰身上那股浓烈的香水味，她仍闻不惯。

可男人们都爱闻那种味儿。这是小蜜蜂说的。小蜜蜂的眼睛眨了一下，闪出狡黠的光。

“你怎么知道？”

她问。

“这个问题……嘛，你就甭问了。”

小蜜蜂滚在床上，大笑起来。

女人用香水去吸引男人！她坚决反对，坚决不用。于是，她就不买香水，连一般的大众香水也不用，只用花露水。而且，只是在洗澡后，洒几点。

“姑娘一定要用香水，漂亮的姑娘要用好香水！”

矮矮的港方老板，对女人用香水似乎很有研究。矮老板说，搽

香水是属于接待嘉宾的礼仪。她对矮老板的话,报以微笑。因为,她正在听矮老板介绍关于接待客商的注意事项。

后来,她得到一瓶包装得十分漂亮的香水。

“这是老板给的!”

小蜜蜂说,是奖励完成生产任务好的……

她觉得小蜜蜂有点节外生枝,可不知怎么的,她的脸红了。因为在成衣车间生产任务完成最好的是小蜜蜂。小蜜蜂手巧,动作灵活,手艺好,是她们那一群姑娘中最好的一个。可是,小蜜蜂个子小,瘦小得像条僵黄瓜。招工时,差点儿没被录取。

“你是老板亲自录取的人员……你生得漂亮,身材又好。”

小蜜蜂咧着嘴,又笑了。她觉得小蜜蜂可怜,笑得难看死了,没一点笑的味道。

“你好像样样都知道。”

她从心底里看不起小蜜蜂,愠怒地说。

“你装糊涂!你哪样事不晓得?”

她晓得什么呢?从乡下小镇到特区打工,学到的东西确实不少。她知道了女人要会打扮,要会跳舞,要会说话,说话声音要柔柔和和,脸上要带微笑。她都在努力地学,可总学不像。打扮要花钱,她舍不得把工资花在打扮上。说话更难学,她满口乡音,一开口就喷土气。她没玫玫的本领,尖着舌头把谢谢说成洗洗。不会广东腔的国语,自己又觉得矮人一头似的。那些服务性行业的营业员,一听口音就拿出爱理不理的傲慢态度对人。

“什么土气不土气的!那些营业员与我们身份一样。”

玫玫说话时很有气派,昂首挺胸向营业员要这要那。奇怪的是那些营业员对玫玫的挑肥拣瘦从不厌烦,有的还咧着嘴笑。

“你知道,营业员为什么态度好?”

玫玫问她。

“是你穿得漂亮。”

她看看自己从跳蚤市场买来的灰色套装(那是她下了很大决

心买的),是无法与玫玫身上那套黑色长裙红色短外套相比的。玫玫那一件短外衣就能抵上她的十套。

“你只说对一半。我把手绢向营业员扬了一下,那营业员闻到香水味。”

玫玫笑得很得意。她也感到很舒畅。

“上街买东西,是不是都要洒点香水?”

“那当然了,谁爱闻臭味。”

花露水也很香。她在心里想,在家乡的小镇上,上海产的花露水是抢手货呢!于是,她上街也在手绢上洒点儿花露水。但她总不会向营业员扬手绢。因为,她那块手绢是从地摊买的,不是玫玫那种,绣着花,写着外文。她是在很一般的地摊上买的。在地摊上买东西自在,任挑任拣,可以讨价还价,能买到便宜货。买和卖都贴得近,中间没隔着柜台什么的。摊主态度随和、热情,时时还说上几句俏皮话。何况,那些摊主也俊气,穿着西装,扎着领带,要不是蹲在地摊旁,谁会晓得他是摆地摊的!说不定还以为是哪个开发公司的经理助理、秘书什么的。

前几天,有张国字脸的摊主迎着她笑,笑得可热烈。

“我摊上的货都是价廉物美的佳品,最适合你们时髦女郎的。”

听那和气的口吻,她就愿意在地摊前呆一会。

“你们是从内地来的吧!在这里打工多开心,都成了城里的时髦女郎。”

国字脸摊主热情地把一块块披巾料往她面前摊开。她觉得自己像在家乡的小镇上,放开嗓门说话,张着嘴大笑。

“我从内地来与你无关!”

她用手绢一挥,那花露水味把那摊主的眼睛挥得发亮发热。摊主随手抛给她一条涤丝绸披巾料。

“您披上这块玫瑰花色的,美极了!那玫瑰花是为您开放的。”

可不是吗！那艳艳的红玫瑰，映衬她白皙的脸，极有魅力。她从摊主眼睛里看到了自己。

“我半卖半送，大亏血本！这块绸料卖给您。”

摊主眯着眼，拍拍她的肩，掐掐她的手。

“你动手动脚，干什么？”

她用力推开摊主，一甩手把那块披巾料和那条洒上花露水的手绢一起甩掉，连一只小皮夹也掉了。里面还有上百元的人民币。她打算买副圆圈型的大耳环。那个打耳眼的说，她圆型的脸盘，配副圆型的大耳环十分好看。打耳眼的还说，流行歌曲里不是有什么圆圆的世界，弯弯的月亮的歌吗！唱的都是圆圆弯弯的歌，什么太阳圆圆，月亮弯弯，小河弯弯，眉毛弯弯；姑娘的身子也是圆圆弯弯，从项颈到腰就是圆圆弯弯……打耳眼的弯着嘴皮说，她的耳眼差点儿都打弯了。好在她耳垂大。打耳眼的还说她福分大，耳眼打在哪里都无所谓。

小蜜蜂的耳朵没一点儿耳垂，耳眼沿着耳软骨打。耳眼像是马路边的阴沟口。一只耳眼还发了炎。她两只耳眼却完好无损。小蜜蜂一生气，叫她“大福分”。

“大福分，你可别一个人上天入地，把咱们姐妹都忘了。”那天，她听完矮老板的介绍回宿舍，小蜜蜂对她说。

“嚼舌根！”她想起丢掉的钱包和手绢，很感懊丧。

办公室的人来找她。

老板请您去经理室。找她的人向她来了个邀请姿势。她成老板的嘉宾了？！心里一阵忐忑。

“就这样去？”她自己也说不清问了些什么。

“是的，就这样去，现在就走！”请的人笑了。她笑不出，却想去厕所。

你也真是，还当是在乡镇里，外面的事样样都不了解。老板让你当业余模特儿，试穿新设计的款式。那是在提升你。将来说不

定还要你当秘书，搞接待什么的呢。后来，玫玫很真诚地开导她。可她对穿那套袒露面很大，透明度不小的服装总有点别扭。迈不开步子。矮老板也开导她。

“怎么不搽些香水！”

矮老板的鼻子伸到她的胸前，眼睛与摆地摊的男人一样，火辣辣的。

她觉得自己的身子在缩小，缩小得最好能隐灭掉。

“挺起漂亮的胸来！OK！要显示女性的魅力！”矮老板的手在她的胸部碰触。她一阵心惊肉跳。她去了三次厕所，穿了六套服装，心惊肉跳了六次。当然也拿了六次试装费。

这也值得心惊肉跳吗？玫玫与她的看法总是对立的。玫玫说，人家跳芭蕾舞，一男一女，穿的衣服等于没穿，薄得像皮样的，人家一会儿搂，一会贴，哪个部位不碰触！都像你那样心惊肉跳，能跳芭蕾舞吗！

玫玫开导她是实实在在的。玫玫马上搂起小蜜蜂，装模作样地学跳了一阵芭蕾舞。小蜜蜂笑得抽筋似的滚倒在床上。她不知是自己对，还是玫玫对。但她总忘不掉过去的那桩事，她想哭，要把心中的恐惧统统倒出来……

“你还有脸哭！不都是你自己做的孽！”

她妈横着眼睛看她。

她嫂子扁扁嘴，摇摇头。

她妈和嫂子商量去找那个“罪犯”算账。

“他不是罪犯！”她竟然说了这么句话。

“那么，是你愿意的？！你愿意和他干那种下流事！”

她妈像头发怒的狮子，对着她怒吼。

是的。她有点愿意。因为她有点喜欢他。所以，她愿意与他挨贴着身子看电影，愿意和他走静静的小路。可她没想到他会对她那样，她是不愿意的。起码那个时候是不愿意的。她的衣裤扣

子被扯掉了。她哭了。

“哭有什么用！眼泪能解决问题吗？”

嫂子从鼻腔里发出冷冷的干笑声。她妈的心绞痛发作了，倒在床上呼喊老天发慈悲。

她去找那个“罪犯”。

“咱们没犯罪，你不用怕。我去城里打工，有了钱咱们结婚。组织自由自在的小家庭。”

他们真的离开了家庭。可不是结婚，而是到了特区分了手。那个不犯罪的“罪犯”去年和一个卖外烟的女人相好了。

“你总有人相中，可从来也没人相中我。”小蜜蜂十分羡慕她。小蜜蜂说，矮老板跨进成衣车间，眼睛就像钩子样，朝她勾。

她捂住小蜜蜂的嘴，捶小蜜蜂的瘦屁股。

“你还放不放臭屁！”

她拷打小蜜蜂。小蜜蜂拼命地摇头。

“我从来不说屁话，我不定期要说个惊人的消息。”小蜜蜂眨着那双线样的小眼睛。

“有天，我看到玫瑰在搽你的香水，那香味好闻极了。玫瑰搽了香水，画了眉，涂了唇膏，挎着手提兜出去了。真的，不骗你，你的香水少不少？”

她寻找那只香水瓶，没找到。

“喔，大约是我看错了。玫瑰有瓶与你一样的香水。”

小蜜蜂说的都是事实，玫瑰有瓶与她一样的香水，而且，玫瑰代替她当了“业余模特儿”。后来，玫瑰升为秘书，做接待工作，料理料理总经理的生活琐事。总经理就是矮老板。后来，玫瑰干脆搬到矮老板的住宅去办公。集体宿舍里的玫瑰那张床，成了玫瑰放旧衣破箱的仓库。不，成了小蜜蜂的宝库。

“玫瑰把这些都给了我。”小蜜蜂穿着玫瑰的多褶短裙，露出两条木棍似的细腿，像一堆破布条挂在细竹竿上。小蜜蜂对着镜子照前照后，打着旋儿照，照得很沮丧。

“玫玫那一大堆衣服中，我能穿的没几件……要不，你也拣几件吧。”

小蜜蜂大大方方地打开那只旧的人造革箱。她吃了一惊。箱内有块开满玫瑰花的披巾，和一只小皮夹，与她失去的那只一模一样。

“这块披巾是玫玫的老相好给的。玫玫的那个老相好是摆地摊的。玫玫说他俩是一起来特区打工的。那男的工厂关闭了，他为了玫玫摆起了地摊。所以，玫玫从来不去地摊买东西。可那男人总缠住玫玫。他给玫玫送东西，今天送这，明天送那，要不，玫玫的经济能这样宽绰！”小蜜蜂说。

她想，那皮夹很像她的，但只开口说了一半，停止了。世界上有许多相似的东西，也有许多怪事，是没法说清的。有些事，可以一辈子不说。比如，她和那个他“罪犯”的事，她一辈子都不想说，也说不清。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她要过新的生活！新的一切！

玫玫家样样都是新的：新的住房、新的家具……新型的建筑住房，像盒精巧的艺术品：铺满绿色的庭园，奶白色的古典风味的二层楼房，室内摆满了盆景、插花，像是花房，安放得很艺术。玫玫穿着宽大的闪光的丝质睡袍，趿着红丝绒拖鞋，披着长发，领着她在铺着地毯的房里来回观看。

“这是从香港买的。”

玫玫把她领进卧室，指指那又宽又厚的席梦思床。

“这些都是法国货。”

玫玫的洗手间比她们的宿舍还洁净漂亮。矮胖的大大的抽水马桶，像游泳池那样大的冲浪浴盆，还有水晶透光花瓣似的椭圆型洗脸盆。半面墙壁是梳妆镜，一排形状各异、大小高矮不等的香水瓶，溢出一阵阵浓烈的香味。她的头又有些晕。但见到玫玫那种带点开导她的神情。她仍笑着，点着头。

“你这里的東西样样是进口的外國貨。”

話出口后，她覺得不自在。她竟然也向玫玫說了討好話。

“你說得不完全對呀！這裡最主要的東西是土產！住在這房裡的人——我，不是土產嗎！”

玫玫有點激動，臉色有點發紅。

“總經理總嫌我‘土’氣。他說，給我澆上 10 瓶香水，也還是土味。土得像塊紅薯，表面是甜的，其實沒有什麼大的營養……”

她像小蜜蜂那樣瘋笑。可不，她們那伙女人都是漂亮的紅薯。

“紅薯不是很好嗎！肚餓的時候可以充飢。”

玫玫被她說笑了。“你呀，真是土到家了。”

門鈴和她倆的笑聲一起響。

誰？

玫玫臉上泛黃又泛白。她的心一陣劇跳，下意識地站到洗手間的門口。

矮老板來了！電鈴摁得這樣急。她鑽進了洗手間，眼睛從門縫里往外看。天吶，她看到了那張國字臉。

“怎么搞的？電鈴壞了！讓我長時間在門口亮相。”

國字臉像充足氣的气球，直往里冲。

“你小声点好不好！”

是玫玫的話聲。她只得把門掩上，只聽得一阵啾啾嚶嚶的聲音。接着是无声，寂靜。她像是在黑夜里，耳朵特別灵敏；各種聲音都分辨得清楚……椅子脚或是茶几什么的移动聲音，又像是什麼東西落地的聲音……她全身的血液随着聲音起伏奔騰。

“哪有那么多讲究！我什么都不怕……”

國字臉的聲音很响，故意講給她聽的？她想。那錢包的事，她沒有向誰說過。剛才，他一定是看到她了。

砰！

一聲很响的開門聲，一阵出奇的寂靜。靜得她聽到了自己的心跳。國字臉大約生氣走了，玫玫怎么不去追。她要對玫玫說，錢

包的事不怨国字脸，怨她自己不小心。她正要开洗手间的门，一声吼叫的声浪，冲得她全身发冷。

“嘿嘿！你们好呀！好亲热呀！”

矮老板那广东腔的国语，像秋风中的落叶，阴冷，萧瑟、沙哑。矮老板的脸色发青，那双小眼睛发出阴森森的幽光。那阴气似乎向她袭来。袭得整个房子发出了哗啦的声音。洗手间的香水瓶跳动了，地毯发出了拍打声。不，好像玫玫在拍打地毯。玫玫拍打一下，呻吟一声。她不能袖手旁观，她要帮助玫玫，毕竟，她不能袖手旁观，她和玫玫是小姐妹，她要帮助玫玫……她像发高烧病人似的，迈着颤颤抖抖的腿，走出洗手间。地毯上蹲着三个人：玫玫半裸露着身子趴在地毯上，矮老板挥着手臂在打地毯，不，在打玫玫，国字脸衣衫不整，半跪在地毯上。她的一条腿不由自主地弯了一下，跪倒在地毯上。

“呀——哈？你这块红薯也挤进我的房里来代替这块烂红薯吗！”

矮老板斜了玫玫一眼，转过身掐她的下巴。她的胸部被矮老板的双手托住，身子僵硬了，背被什么撞了一下，她扑向矮老板。

矮老板和她一起倒了下去。

“天呐！我可没命了！”矮老板的广东声。

玫玫扑向国字脸，发疯地喊叫起来。

矮老板直挺挺地躺在地上，那颗装满钱款数的脑袋，嵌在那只低低的茶色玻璃茶几角上，鲜红的血流进了墨绿的地毯。那条红色的血流迅速地变粗变长，变得虚幻，变得她像在梦境里。

那个一切都是新的家，转眼间都成了破碎品，成了垃圾堆。她也是垃圾。她去了公安部门……她是妓女！小偷！女流氓！不。她什么也不是。她没偷，没盗，没卖淫，连玫玫家的那杯咖啡也没喝！

谁信你！连小蜜蜂也冷着脸斜着眼看她。

她不能生活在冰冷的世界里，她要寻找新的路，哪怕是条危险

的路，是条会陷入深渊的路，她也去。

她确实没想到那条路，如此的荒凉，荒凉得她全身发冷。路旁高高的铁丝网，脚下高低不平的泥路。她像是走在无底的深渊里。她不需要光明，连一点星光都不需要。她要的是黑暗，在黑暗中钻空子，钻到铁丝网的那边去。那边的人都比这里高一等，矮老板就是那样，总是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其实，矮老板在那边也是垃圾。小蜜蜂说，他到特区来一直搞女人。矮老板的脑袋瓜子特别狡猾，受了伤，仍狠狠地咬住玫瑰和她。

“你不用咬住她，都是我干的，我用力推的。”

玫瑰把一切都揽去了，连她绊倒矮老板那个细节都揽去了。

“我自作自受。”

玫瑰听了宣判书哭了。后来，玫瑰被老板咬住在铁门里呆了18个月。国字脸陪玫瑰呆12个月。玫瑰走时，羡慕地看了她一眼。原来，玫瑰的一切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幸福。她决不走玫瑰那条路！现在，她要闯一条陌生的路。

“站住！”

不，她刚刚迈步！连铁丝网也没摸到……

“不站住，要开枪了！”

一个高高大大的黑影，像堵墙似的阻挡住她的去路。她看到一条长长的枪，乌亮的枪口正对着她。

怎么办？

往回走！

不。她是个女人，女人要用女人的办法，她解开全身的扣子，剥下一件件衣裤，像条搁在沙滩上的美人鱼。

“你说怎办就怎么办？我什么都可以给……”

她嗫嗫嚅嚅地对着枪口说。

天空中钻出了颗星星，闪烁着眼睛笑。枪口挪动了一下……

“穿上衣服，往回走！”

“你想立功？我可以把那双耳环给你！比你的奖金值钱。”

“少啰嗦！往回走，听见吗！”

她又觉得虚幻起来，像是在梦里；子弹射向她。“枪口”没拘留她，只是问了她的地址、姓名。

难道，她的新路在铁门里？！

不，她相信自己。她不是垃圾，不会去那个地方。

玫玫和国字脸在郊区。

小蜜蜂改变了冷脸孔，仍像以前那样嗡嗡嘤嘤。

“我想去看他们，你去吗？”

没想到小蜜蜂有这样厚的情意。她不愿去看国字脸。她对小蜜蜂说了丢失小皮夹的事。

“这可错怪他了。”

小蜜蜂突然变得像只老八哥，叽叽喳喳说。

“玫玫去老板住宅那天，人家（国字脸）来帮玫玫整理东西，见到你的相片，他说你是个漂亮的好姑娘，还让我把那块开满玫瑰的披巾送给你。因为，我喜欢那条披巾，所以……没和你说。”

小蜜蜂的脸泛出红晕。

“我要去看他！我喜欢他！”

小蜜蜂看上了国字脸！她的耳朵不会有问题吗！她问自己。

“说真的，我见到他就有点喜欢。他为了玫玫摆地摊，受苦，受气。他待玫玫好，情愿自己受罪。我要的男人就是他这样的。”

可他是不是爱小蜜蜂呢！

她用眼睛问。

“这个我不管。反正，我喜欢他！”小蜜蜂说得干脆坚决。小蜜蜂上街买探监的食品也干脆坚决，拿着钱包就走。

小蜜蜂是个幸福人，爱得实在，爱得具体，爱在心头涌，涌出那条充满欢乐、溢着精力的路。她羡慕小蜜蜂。小蜜蜂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不像她虚幻——空虚、幻想。她觉得她的一切都带点虚幻